



孤亲

艺出版社

“不行，不行……”丁蒂一连说了五个“不行”，“这地方哪能让你……嘻嘻……”

“怎么不行？刚才不就是我给你包扎的吗？”

“那地方跟这地方可不一样。”丁蒂说着也觉脸上有些发烧，“这个地方的伤我看得见，摸得着。你扶我起来，让我自己包吧。”

叶晨霜拗不过丁蒂，只好把他扶起。在丁蒂的说服下，转过脸去站在一旁。

丁蒂的双手很利索，一会儿就包扎好了。由叶晨霜搀扶着，一瘸一拐的继续往前追。

这个时候，前边的一千人等早已走远，他们连一点儿动静也听不到了，可两个人还是不堪劲儿，走走歇歇，歇歇走走，一直赶到天明。

他们往路上一看，既没有马蹄印，也没有车轱辘印，这才知道走错了路。气得直跺脚。两个人只好再往回找。刚走了没多远，丁蒂就累得走不动了。可是，为了能撵上波儿哥，他只好咬紧牙关坚持着。一步三喘也无甚怨言。不过，比夜间的速度可就慢得了……

已经到了巳时，因路上很多人行走，根本没法儿辨认出于剑波等人是从哪条岔道走的。无奈，他们只得蹲在一个三岔口长吁短叹。

交了午时，他们没等到波儿哥，只是听到了京天中的追魂

大炮响。因为他们知道于谦被劫走了根本没理会京中斩向哪个，只顾在等。蓦然间，他们远远看见从正北来了许多官兵和大内的人。怕被人认出来，众寡不敌，二人便往山上撒了撒，借巨石树木来掩体，居高监下观看，想从中看出点端倪或者听到点什么。

他们刚隐蔽好，官兵就到了切近。就听见一个大胡子侍卫不无抱怨地说：

“这究竟是咋回事？眼看要赶上他们，却让回去，跑了钦犯，皇上怪罪下来，谁担得起？”

铁扇无敌东门西野“嘿嘿”一笑说道：

“老弟别怕，于谦是跑不掉的。”

大胡子侍卫一怔：“东门大人真会说笑，于谦明明在马车上，你却这样说。”

东门西野又说：“他们若真劫走了于谦，京中为啥响炮？于谦的人头这时已经落地了。”

“哦！原来这是以假乱真之计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东门西野笑了，“这也是米丫头的一功。若不是让她扮演劫狱人这一角色，只怕于剑波一伙人还不会如此轻易上当呢。”

又一个侍卫插言道：“东门大人，咱们为什么不趁机把云半天他们抓住呢？”

东门西野说：“咱们主要抓的是于剑波，他却没露面儿。再

说，在这深山老林里抓人可不是一件容易事。传旨让咱回去……你呀……”

“噢……”那人会心地笑了。

丁蒂听到这些话，心如火焚，对米云华恨之入骨。待官兵过去，他拉着叶晨霜抄小路向北跑去，要去找波儿哥，让他们赶快进京。

二人正然跑着，迎面跑来一个持剑的女子。丁蒂一见，眼珠儿都气红了：这丫头不是米云华吗？刚才东门西野说这次以假乱真的行动有她的一功。皇帝老儿谁是利用波儿哥对她能够轻信这一点，让她佯作劲敌，把我们都引开，以达到他们斩于老伯的目的。该死的米云华，她丁子今天要代替波儿哥教训教训她。然后抓住她，交给波儿哥去处置。丁蒂的主意是不错，可是，他料定自己不是米云华的对手，必须让叶晨霜帮一把。见米云华越来越近，忙低声说：

“霜妹，过来的这个丫头最好坑害波子哥了，咱把她抓住，交给波子哥去处置。”

“好吧！”叶晨霜答应着晃了晃手中软鞭。纵身疾扑而上，“米丫头，哪里走！”

冷石罗刹米云华正在气头上，忽见扑来一个目光痴呆的女子呼她丫头，顿时来了火。真想出剑杀人。当她看清对方二人都拿着兵刃时，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都会武功，不可能三招两式的就把他们处置掉，因为她急于回城，便忍住了。往道旁

一绕，厉声嗔叱道：

“闪开，让姑奶奶过去！”

丁蒂此时也来到了近前，大脑袋一晃说：

“嘿……好大的口气哇，自称姑奶奶。姑奶奶想过去，必须问问我这个姑爷爷是否答应。”

米云华一听火了，把虎啸剑一抖斥道：

“丑鬼，你敢拣姑奶奶的便宜，真是找死！”

丁蒂心中发怒脸上没气，照旧一副滑稽相：

“别看我长得丑，心可美着哩，可不像你这条披着人皮的美人蛇，害得我波儿哥师丧父亡。”

什么？波儿哥？他说的波儿哥是不是于剑波，可不能再莽撞了，免得惹剑波生气。问清再处置他。米云华想至此，强压住怒气问道：

“姪子，你说的波儿哥是不是于剑波？”

“当然是他。姑爷爷能有几个波儿哥？”

冷面罗刹米云华听对方口口声声出言不逊，心中确实生气。若在平时，她早已出手了。可这一会不同，她有自己的想法：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两个就是跟云半天进京的地丁子和那个痴呆女了。他们是波儿哥的好朋友，我刚做的事已经够波儿哥伤心而又恼恨我的了，此时若杀了这两个人，俺两个一辈子休想和好啦。暂忍下这口气吧，以后再算账。她想至此说道：

“小姪子，看在于剑波的面子上，我暂饶过你们。快给我滚

开，别惹姑奶奶生气。”

“嘿嘿嘿，话说得倒很漂亮，你若真为了波儿哥，为啥要把古老前辈引诱下天山，让他遭人毒手？为什么又用偷天换日之计把波儿哥骗到这里来，让于老伯命丧刑场？别说人话做鬼事了，只怕你的黑心扒出来狗都不吃。你呀，别往人数里算了，连只四条腿的畜牲都不如！”

“好你个留脸不要的婊子，有剑！”

米云华自出道以来，从不知啥叫容忍，刚才的让步已到了最大限度。诂料丁蒂既不知内情，又一知进退，一阵辱骂、挖苦，把她真的气恼了，再也无法忍让。叱声方落，宝剑已攻出，一式“金凤出巢”速了过去。

丁蒂不知道对方宝剑的厉害，双手舞动峨嵋刺往外一拨，正好碰在了剑刃上。“察”一声，两根峨嵋断的了一支。吓得他疾纵后退：

“好家伙，还是真玩儿艺哩。”

叶晨霜见两个人打起了，头一招丁子哥就吃了亏。急忙把手一抖，软鞭如同灵蛇腾空，盘旋一西，挟着尖厉的风声袭向米云华右手。

米云华听到风声，就知敌人的兵刃来得疾急忙一缩手，“当！”鞭梢击在剑上，虎啸剑险些出手，她不由心中一凛：好厉害！看不出一个痴呆人有如此的功夫，还要对她多留神哩。

俩人打一个，叶晨霜本是明门下的高徒，又有得心应手的

兵刃，不大会就占了上风。

冷面罗刹米云华开始着急了：嘿，我得想法打败他们。这个呆女子功夫虽好，可招式不够灵活，时间长了我定能制服他们。但必须在百招以外。我可不能跟他们缠斗。我还要进城抢于谦的尸体哩。让波儿哥得具死尸总比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强点吧。这样，我也算对得起他了。要想脱身，务必制服他俩。想至此，他挥剑抵住软鞭，左手运上力，挥掌击向丁蒂。

丁蒂不知道对方的掌风能伤人，未及提防，被打得退了几步，一屁股蹲在地上。他屁股本来就疼，这一蹲更是雪上加霜，疼得他直叫。

米云华又对叶晨霜猛挥一剑，乘对方纵身躲避之机，转身就跑。她怕叶晨霜追赶，顺手掏出一支轻易不用的淬毒燕尾镖，甩手打了出去。

叶晨霜刚刚躲开米云华的一剑，就听到丁蒂的痛呼声，急忙回过头去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淬毒飞镖射来，正中她的左乳房下边。她忍住剧痛，咬着牙拔下镖往地上一摔，一提劲儿，疾纵如飞赶了上去。

这一会，她愤怒已极，集周身之力于手腕之上，软鞭猛地一挥，一式“银蛇喋血”击向对方。随着一声脆响，鞭梢穿透米云华的棉衣，击中她的左肩，入肤透肌控下手指大小的一块肉条，

米云华何时吃过这样的亏，旋风般地转回身，似乎红了眼

的雌狮，向叶晨霜猛扑过去。

追风银雀叶晨霜刚才出招时用了周身之力，一鞭打出，镖的毒性已在体内发作，只觉头晕眼黑浑身麻木，别说还手，站立尚且不能了。

丁蒂虽然身上疼痛，眼睛却十分管用，看清了眼前一切，就知叶晨霜中的是毒镖。这一会也顾不得呼疼叫痒了，一式“矫兔出窝”，双手一按，两脚一蹬，扑了上去。紧紧地抱住米云华的一条腿，只因是在慌乱危急之时，他把平时对叶晨霜的称呼都喊错了：“晨霜快跑！”冷面罗刹米云华刚举起剑就被丁蒂抱住了腿，咬牙暗恨：就先宰了你吧！一回手，高举起宝剑，对着丁蒂的后心狠狠地插下去……

四十六 更毒的女子

冷面罗杀米云华正要杀叶晨霜，却被丁蒂抱住了腿。她拔不动足，无法过去杀人，恼怒之下，回手把剑对着脚前的丁蒂插了下去。

丁蒂打算抱米云华的腿时就料定自己难活，刚抱住就咬着牙闭上眼等死了。

他心中陡然一动：我可不能白白地送了小命儿，赔本可不行。我死也不能让她痛快了。想至此，张开嘴对着米云华的脚脖子就咬。

米云华正要往下刺，猛听丁蒂喊了声“晨霜快跑！”不由一怔：晨霜？什么晨霜？会不会是叶晨霜？待我问明了再杀他吧。忙停住剑问：

“喂，晨霜她姓什么？”

神鬼愁丁蒂刚要咬，忽听对方“喂”了一声，听口气像是有

话要问，他下意识地往上一仰脸。此时，米云华的话已经问完了。丁蒂预感到问话对他有益，便凑着张开未合的嘴答道：

“她姓叶。怎么的？”

“她师父是谁？”

丁蒂怎能知道？可他又不愿说不知道：

“小爷不想告诉你。”

米云华急着进京，不想消磨时间，又问道：

“她师父是不是百嗔仙姑？快说实话。若不然，让你们在姑奶奶剑下做鬼！”

追风银雀叶晨霜昏迷中听到“百嗔仙姑”四个字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喃喃呓语道：

“师父，师……是……”话未完又昏过去。

丁蒂一听心中了然，也有话可说了：

“是又怎么着？她老人家的武艺可高着哪！你别看着自己这一会得了手，只不过一步侥幸。你若有种就在此等着，百嗔前辈来了跟你算账。”

冷面罗刹米云华听说面前的女子正是百嗔仙姑的徒弟，也就是百嗔托咐自己寻找的人。心中暗忖：百嗔前辈不仅救出了幽谷，还传给惊人的绝技。目的之一就是让我帮她寻找爱徒叶晨霜，我当时答应了老人。如今又见上了叶姑娘，我可不能背信弃义，再对她下毒手。至于这个小娃子，虽然惹我生了气，可若不是他喊了声晨霜，我就与叶姑娘失之交臂了。就饶过他

这一次吧。想至此，她心急地向北京方向望了一眼，一抬腿，把丁蒂踢了个跟斗：

“饶你这一回，滚吧！”

丁蒂被摔了个四仰八叉。身上疼痛，心里却乐了：嘿，幸亏提起百嗔仙姑哩。谁知老仙姑是不是晨霜的师父？不管百嗔前辈是何许人物，看来米丫头对她有顾忌。我要借机吓唬吓唬她，免得以后对我们横眉竖眼的。他翻身爬起，拍了拍身上土，单手掐腰，神气十足：

“丫头，你听说过百嗔前辈的威名吗？她是我霜妹的师父，我师父的好友。武艺天下第一。你欺负了我们，她老人家久后非扒你的皮不可！怎么样？害怕了吧？早知如此，你就不该打霜妹那一镖。听我的话，你乖乖地说软话，给霜妹赔了不是。她或许不计较今天的事。否则，我们告诉了百嗔前辈，叫丫头你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米云华本打算把见到百嗔仙姑的事告诉叶晨霜。被丁蒂一番话说得又来了火：哼！小姑奶奶啥时怕过人？小娃子少用大话吓唬我。今天我偏不服软，连一句话也不跟她说。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了：反正你们跟波儿哥是一伙的。以后有见面的机会。到那时再给她说还得算我守信用。想到此处，她一挺手中剑，逼向丁蒂：

“小娃子，少用大话唬人。小姑奶奶向来不认识‘服软’二字。若不是刚才说过饶你一回，今天我非宰你不可！你乖乖地

给我站开！”

“你……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小姑爷爷……小爷可不怕……怕这一套……你……”

丁蒂嘴里说着不怕，却老是往后退。

米云华横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去。

丁蒂呆立当场：好厉害的母夜叉！谁若娶这样的女人当老婆，就是老八辈没烧好香。

冷面罗刹来米云华纵出人十余丈，忽又停下来。心里说：叶晨霜中了我的毒镖，若不解救哪有她的命在？我答应百嗔仙姑不伤害她的门下。叶晨霜这样送了命，也得算我杀死的。以后见了老太婆我有何话可说？我不能如此一走了之，得把解药交给这姪子。她回过身喊道：

“姪鬼，过来！”

丁蒂这一会已成了惊弓之鸟，听见喊声，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说话也走了调儿：

“你喊……喊……小爷有啥事？”

“给你解药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少废话，我骗你干啥？”

神鬼愁丁蒂一听来了精神：嘿，别看她这么凶，那只是表面的。其实，她心里比我还怯乎。看来百嗔仙姑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只要她怕百嗔，我就不用怯她。他边想着，边挺着胸，

昂着头，大步奔向米云华。走至近前，丁字步一站，手一摆，又胡吹起来了：

“米云华，你不是不听咱老丁的劝吗？为什么不走了？嘿，百嗔仙姑可得罪不得。惹恼了她，你就一辈子也别想再走江湖了。你刚才还说什么不知道啥叫服软，我当时就知那是你牙巴骨上的劲儿。那一会儿就想给你要解药。可又一想，你不敢不给，所以，我就没吭声。米丫头，你现在想通了，亡羊补牢也为时不晚。眼下没时间教训你，以后再说，快拿出解药来。”

冷面罗刹米云华脸色突变，又把手缩回去，

丁蒂一怔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姑奶奶不给解药啦！”

“你就是给，姑爷爷还不乐意要哪。”丁蒂以为米云华刁难他，便仰起脸不予理睬她。

“你找死！”米云华抽出了剑。

丁蒂吓得撒腿就跑。刚跑了没几步回头一看，见对方往回走了，转过身在后边追着喊：

“喂喂，你别走，为啥不给解药啦？”

“我要叫你认识一下小姑奶就是一个不会服软的人。凭你的武艺，休想要走解药。是别愣着了，收尸去吧。”米云华说着回身直奔京城。

神鬼愁丁蒂此时自己却发了愁：这丫头不给解药。我又没能耐夺到手。晨霜妹的小命儿不是报销在我手里了吗？他奶

奶的，都怨我这张嘴太贱。若是不说那么多废话，解药不是到手了吗……他咬着牙给了自己两个嘴巴。

冷面罗刹米云华盛怒之下，一口气跑到京城外，停住了脚步，皱起了眉：叶晨霜所中的镖毒，除了我和师父，无人能解。那是剧毒，中者子不见午就要丧命。我若不给解药，她不会过子时。她若死了，将是我终生的遗憾事。我还不能进城哩，必须把解药送回去。

她思忖着抬头看了看天，已至申牌时分。她又心急起来：天已到了这般光景，我还真不能回去哩。于谦在北京中无亲无友，谁为他收尸？万一官府把他的尸体仍到郊外万人坑，任凭狼嚼狗啃。我若去的晚了，给波儿哥抢回个少胳膊无腿没有头的爹又有啥用？还是先进城打听一下于谦的停尸处再说吧。再说，我离开山窝这么长时间了，假若叶晨霜他们挪了地方，我不就徒劳往返了吗？看起来，要送解药只有等进城把事办完，夜里挤时间了。

她站在护城河外思前想后好一阵，最后才拿定主意，疾纵如飞，快步进城。

到了城里，米云华没急于回刑部府，也没往这方面想，就直奔刑场。

刑场上冷冷清清，空无一人。只见绑人桩已被拔掉，扔在一旁。监斩棚被人们挤得东倒西歪。再看地上，没有一点杀人的痕迹。

米云华看罢陷入了迷惘之中，咦？地上为什么连一丁点儿血迹也没有？杀了人哪有不流血的？难道这次刑场没设这里？不可能呀……

她百思不得其解，只好去找路人询问。来到街心，她拦住了一位拄拐杖的老人问道：

“喂，今天在这里杀人了没有？”

老汉只顾低头走路，没理会街心站人。忽听有人问话，虽然听着问话的方式不太礼貌，可老汉想着这人既然问斩人一事，有可能跟于家有关，便没往心里去，还是笑脸相迎。当他仰起脸，认出面前之人是刑部尚书宋世伦的义女时，脸上霎时象下了一层霜，转身就往回走。

冷面罗刹米云华一见火了，纵过去又挡住了老人的去路，厉声叱道：

“你聋了不成？我在问你话哩。”

老人摆了摆手，头也没抬，爱理不理地说：

“老朽眼花耳聋，快死的人了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你还是问别人吧。”

米云华看出老人不愿理她，便来了劲儿：

“我非问你不可！”

“我若不答呢？”

“小姑奶奶就宰了你！”

“刑部府的人还不是愿杀谁就杀谁？自古道天子脚下无天

理，愿杀你就杀吧。”

如果在往日，米云华早把这个倔老头儿一脚踹翻了。不知为什么，她今天居然动不起真火。可她也要出口气，一把把老汉紧紧抓住：

“你不说就别想走！”

其他行路人也有认识这位冷面罗刹的，都为老汉的安危担心，忙上前打圆场：

“姑娘，这老汉整天在家里闷着坐着，对外边的事一无所知，你就别问他了。”

老头了上了倔劲儿，就是不认账：

“喂，你们都别替我遮掩了。老汉我啥事都知道，就是不想说。她问我这里杀人了没有，这事还用问我？问她爹不行吗？想着杀于大人，没门儿！好心人人心所向，谁杀他就不得好死！”

冷面罗刹米云华从老汉的话音中猜到没斩了于谦，松了口气，声音缓和了：

“照你说来没斩于大人喽？”

“于大人若死了，天下到何处去找个好人？”

“那么，把他押到哪去啦？”

“我们一介草民怎能知道这事？你义父是堂堂刑部尚书啥事不知道？何用问我？”

冷面罗刹米云华从老没话中进一步证实了于谦没被斩。

首，放心了。她知道再问下去也没什么结果了，便放开老汉，转身向刑部府走去。

她走在回刑部府的路上，心情蓦地沉重起来：坏事儿，义父说今天让我护法场哩。我却到这般时光才回来。他若问起，我如何回答呢？说真话，他饶得了我吗？假话也说不过去呀……她一阵心悸，每走一步，心头就增加一分压力，腿象灌了铅，后来几乎抬不起步。

走着走着，她猛地往大腿上击了一掌，暗恨自己：你呀，真没出息。这有什么可怕的？义父怪罪下来，顶多把我杀了，还能怎么着？死了不就落个碗大的疤吧？他也不一定因这一点儿小事就杀我。倘若真到那一步，哼！别说他跟我过不去了，我还要跟他闹哩。如果不是他欺骗了我，我哪能会跑这么多的冤枉路……

开始，她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，越走越觉胆子壮了。进府门时，她昂首挺胸，旁若无人。即使碰上府中的仆妇，佣人跟她招呼，她也只是轻轻一点头，口中“嗯呐”两声也就过去了。

进了府，她没回自己的住房，直奔义父的“养心斋”。因为她早已摸清了宋世伦有遇到不顺心的事，好闷在“养心斋”里想点子的习惯。

养心斋内，宋世伦正坐在太师椅上皱着眉头，咬着牙齿，长呼短叹。

此时，一剑索命吴和太也在场。他铁青着脸，还时向门外